

乡土黔北 陈章泉

秋天吃梨

(一)

中秋，高远的天空蓝得像一汪水，脚下是铺了几块土的绿茵茵的红苕的藤蔓，也像一汪水。我像一头笨熊悬在空中，在表弟兄的眼里，我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，要摘的梨子依然挂在高高的枝头，远远不可及，好似对我并无恶意的一脸嘲笑，到底没有被摘下来。

可经手一摇，“噼里啪啦”反倒落下一地的小梨子。梨子砸下去，空旷的冬天，忽然添了一串脆响。等我到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问题的年纪，回想，这同我们生命里的许多际遇多么相似。

转眼秋分已过。风微凉，出门闲逛菜市场，却意外撞见了梨子。

梨子是个好东西。靠近背篓弓下身子一问，那老者闷声闷气回了一句：“兄弟，梨子便宜，10块钱三斤，来，先尝一口，看看合不合味？”边说边从篓里拿出已削了皮的半个梨子，另一只手捏紧小刀划下去。细瞧，那梨肉雪白、细腻、水汪汪的，卖相的确是好。老者用刀尖挑着梨肉送到我眼前：“不买不要紧，尝个鲜！”老者盛情难却，我便不好再推，口中蹦出一句“香甜脆便好”。于是便尝，口感果然很好，老者笑着，在对面嘀咕：“蜂糖梨，自家种的，老梨树，老味道。”我便笑，点头应了，也不多想，选梨，过秤，付款。

忽然想起古人吃梨。中国古人吃梨，不仅吃出了健康，吃出了品位，还吃出了美德，吃出了一大堆的锦绣诗篇。

(二)

说吃梨吃出了品位，有诗为证：“大谷来既重，岷山道又难。摧折非所吝，但令入玉盘。”这是南梁沈约的《咏梨应诏诗》，大意是说：“梨子从大谷采摘，翻岷山过险道，路上损耗无数，终于送达皇官，这都不觉可惜，就为这清甜水果可以奉于圣上。”

要说吃出了美德，尽人皆知的事情是东汉末年的孔融让梨。至于以梨为题的古诗宋词，只要用心，不难找到，比如“霜降红梨熟，柔柯已不胜。未尝蠲夏渴，长见助春冰”，这是苏轼的《梨》。“大谷常流称，南荒本足珍。绿叶已承露，紫实复含津”，这是萧察的《大梨诗》；“名果出西州，霜前竟以

收。老嫌冰熨齿，渴爱蜜过喉。色向瑶盘发，甘应蚁酒投。仙桃无此比，不畏小儿偷”，这是梅尧臣的《王道损赠永兴冰蜜梨四颗》；“今岁天早甚，百谷病已久。山梨最大树，属此亦干朽。当春花盛时，雪满山前后。常期摘秋实，穰穰落吾手。忽惊冰玉败，不与膏泽偶。清朝起周览，映叶才八九……”这是曾巩的《食梨节录》；“百果称宗品最奇，餐冰咽雪食如飴。十年雨露栽培力，八月秋风采摘时。登俎应知全味在，倾筐还动故人思……”这是蓝仁的《送梨与云松》。

信手翻翻富丽的唐朝，梨花亦格外叫人欢喜。岑参北上塞外的洛阳道边，是成片的梨花，所以他写塞外的雪，落笔便是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最是李白的《蒸梨》，叫人感慨万千：“瓦甑蒸梨出，书堂尽意尝。微酸生齿舌，馥熟入肝肠。食气俄消歇，眠魔便走藏。燕京欲深夜，曾记叫门墙。”读罢此诗，陡然便想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我家里便灵活运用了此诗里的妙方。

现在，让我们回头捋一捋《蒸梨》的诗意——用瓦罐蒸出梨子，在书房里任意品尝。温甜的梨子水，滑入口腔，泛起酸甜，浸入肺腑后，甜美温和。肠胃瞬间舒服了，人也精神了，半夜里没有睡意，只觉得清静安和。最后一笔是重点，曾经在京城漂泊的日子，咳嗽发作，半夜里去找药铺和卖梨子的地方，那是多么痛苦的过往啊。

古代没有抗生素，秋梨既是水果也是药材，冰糖炖梨，是上好的止咳药膳，但是人在他乡，诸事难备，为一颗梨子，或者也会彻夜咳出辛酸的眼泪来。看似一个简单的梨子，却叫多情的诗人生出这诸多的感慨。

(三)

画家也爱梨，《梨花图》是陈师曾的纸本墨笔画作品。画面以纯水墨描绘斜倚梨枝，通过纤巧墨线勾勒花瓣轮廓，结合没骨法渲染叶片层次，形成淡淡相宜的视觉效果。“娇云无力倚墙东”的题诗，画家自撰，质朴天真，透露出对自然生命的细腻体察。画面突破其惯常的刚健笔法，呈现出柔媚清秀的独特风貌，被研究者视为融合写生观察与传统笔墨的

文人画实践典范。

第一位画梨的是英国水彩画家安娜·安彻。她画画的特点，是喜欢到大自然中去画，画水果，喜欢观察果树从抽芽长叶，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。安娜·安彻名作中的4只香梨，将香梨茁壮的生命力表现得很充分。

第二位是中国青年油画家薛广陈。薛广陈最具个性色彩的一幅梨画，4只梨在打开的塑料袋里，2只在袋外。构图巧妙地展示了6只造型不同的香梨果皮上的锈斑、果梗，还有对打开的薄塑料袋的刻画，很逼真。

第三位是中国写实画派领军人物冷军。冷军画的5只鸭梨最具其特殊性。对5只烂梨的刻画，冷军下了不少的功夫，比如画面上除了一只梨躺倒之外，其他4只的果梗自上而下发黑的长短不一，果梗连接处的起皱和光滑程度也不一样，包括果皮上的小星点和锈斑都一一呈现，可见细腻程度。其次，鸭梨下面深红色的绒布，毛茸茸的质感都画出来了，还有橘红色的木质旧案几、掉漆部分的原木质地和裂缝，以及沾着的石灰等细节，都无不让人惊叹。

齐白石老人的《秋梨细腰蜂》，有一个神来之笔——孤零零的梨子上，停歇了一个细腰蜜蜂。就是这么一个醉入果香的蜜蜂，暗示出了梨子的香味。齐白石的画作，水墨幽香可闻，这正是国画的魅力。

言及画梨，国画大师老圃是值得一说的。他的画作多以瓜果、青蔬和花鸟为题材，表现出与一般花鸟画家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他将自然之美与乡情巧妙融合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。他用笔简朴，设墨清雅，崇尚简淡中和之道。

(四)

当代的中国文学，也不乏写梨的优秀作品。

短篇小说《驿路梨花》，是彭荆风在经历了特殊年代、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后，情不自禁地抒发了对在云南边地与朴实、纯洁的少数民族群众诚挚相处时光的怀念，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呼唤。

林清玄的散文《雪梨的滋味》，以水梨为载体，交织个人记忆与民族历史，展

现水果背后的复杂情感层次。文中通过童年首次吃梨的窘迫、母亲塞梨的亲情细节及梨山打工的经历，勾勒出水梨承载的母子羁绊。香港街头对雪梨汁的回味，将乡愁与历史隐痛熔铸于清甜果味中，形成记忆苦涩与现实甘醇交织的独特滋味。

《梨园记》是阿袁、梁鸿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。作品以高校为叙事场域，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情感纠葛，揭示现代人际关系的精神困局。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钱钟书式明喻手法，将戏曲元素、历史典故与现实场景交织，构建独特的隐喻体系。如《汤梨的革命》，以围城式笔调刻画中年女性在家庭与自我间的挣扎，《郑袖的梨园》借戏曲意象映射情感博弈。

因为爱梨，方读名家大作，也读非名家美文。在关玉梅的《暖梨》，我读到了——“南方小土豆”一定想不到，20世纪60年代，东北的农村，漫长的冬季，茅草屋外大雪纷飞，北风呼啸；茅草屋内，一家人围坐在炕上，暖着一盆冻梨、嗑着瓜子、打着扑克是一种怎样的快乐。那些年，一个小小的冻梨让我们童年的冬日变得香甜。

“很多人的家乡记忆里，梨是一个标志性的情结或符号。”“满树梨花，满坡梨树，白色精灵在起舞，然后大地与天空因为染上了这种纯净的欢快，都变得生动起来。”在伍伯下的文字里，我读到这么美的句子。

(五)

父亲在时尤喜戏曲，便有“梨园”一词常挂嘴边。初听，不明就里，后自己也爱上了那种哼哼哈哈的慢唱，便对“梨园”多了点心思，方知晓这“梨园”的由来：梨园，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，因唐玄宗李隆基在此地教演艺人，人们就把它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，成为艺术组织和艺人的代名词。后世将戏曲界习称为“梨园界”或“梨园行”，称戏曲演员为“梨园子弟”，称几代从事戏曲艺术的家庭为“梨园世家”。

据考证，最早记录梨的书籍是《山海经》，而在周朝，梨子已属老百姓常见的水果。

吃梨，总会想到李穡，诗好，那诗里的方子更好。

风华遵义 卢祖文 诗配图



永兴茶歌

浅黛深青袅炊烟
纵横错落翠翻浪
最喜檐前新酹酒
半斟月色半斟香

(摄于湄潭永兴万亩茶海)

非常感受 张维

鸟宿乌桕树

乌桕树特别逗鸟喜欢，就像乡下会摆故事的老人，颇具凝聚力与亲和力，随时身边都有一群人听他谈天说地，很是热闹。乌桕树就是鲁迅笔下《社戏》里写的那种树，我们老家人叫椈子树。可能与海拔、气候、土壤有关，老家的乌桕树比较多。我之所以钟爱乌桕树，主要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与乐趣。

乌桕树长得不是很笔直，表皮粗糙，对淘气的孩子无论是去剔丫枝做柴烧还是掏鸟窝都很容易爬上去。乌桕树叶子浓密，呈心形，特别逗鸟雀喜爱，春天还没有开始发嫩叶的时节，喜鹊就捷足先登了，它们筑巢一般选择在顶端，高高在上。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，还是其他什么，喜鹊有个特性，一边衔枝，一边还叽叽喳喳

地鸣叫，声音很大，大张旗鼓的，心怕别人不知道它在筑巢。

顽皮的小孩子就喜欢去掏鸟蛋或者去捉小喜鹊来喂养，但饲养小喜鹊都没有成功过。另一种斑鸠鸟也喜欢在乌桕树上筑巢。斑鸠和喜鹊截然相反，筑巢选择枝繁叶茂的季节，而且是阴悄悄的，不声不响，一般不易发觉。有时看到斑鸠嘴里衔着柴草，就跟踪看它飞到哪棵树。看到它在一棵树下飞进飞出，就知道有名堂。有时是看到某棵乌桕树茂密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爬上去碰运气，结果是要么下蛋了，要么幼鸟可以飞行了，要么已经鸟去巢空。

每到秋天，乌桕树结的果子可以拿到供销社去卖钱，它的外表是黄褐色的，去掉之后是白色的果肉，晃眼一看，像川贝、像薏仁米，主要用来榨油。果实不仅

可以卖钱，每年新发的枝丫也可以砍下晒干后做柴烧。树叶经过秋风秋雨浸染后，越发显得灿烂，很有观赏性。日晒风吹后，果子的外壳会自然脱落，白色的果肉留在树上，远远看去，像开了一树的细小白花。秋天的乌桕果子很讨鸟雀喜爱，吸引成群的鸟雀飞来啄食，大饱口福，在秋日里显出别样生机。

无论什么鸟，喜鹊也好，斑鸠也罢，它们各有各的生存繁衍法则。在我看来，它们有时显得很聪明，有时又显得很愚笨。和人一样，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或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。但那只是人类的看法而已，从小鸟自身的生存法则来看，它选择这种树、这个季节，一定有它的道理，也一定是最合适它繁衍生息的环境与时令。



唯韵清扬(国画)

欧阳银坤 绘

豆腐奶奶的《渔舟唱晚》

生活散记 邹德斌

傍晚时分，刚进楼洞，就见豆腐奶奶佝偻着身子站在电梯口，眼神惶惑，像个不小心把自己走丢了的孩子。她一把拽住我的衣袖，声音颤抖：“哥哥，我住几楼呀？”

“您住七楼呀。走，我送您回家。”奶奶点点头，手却不肯松开，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。电梯里，她不时侧过脸打量我，目光里是努力辨认后却一无所获的茫然。我知道，此刻，在奶奶混沌的脑海里，我可能只是一个好心人，至于那个她看着长大的斌斌，早已被她的病魔抹去了。

在我们西门小区，没人不认识豆腐奶奶，也没人没吃过她磨的豆腐。那些年凌晨三点，石磨转动的“哗哗”声准时响起，那是我们两代人枕着长大的晨钟。奶奶磨的豆腐嫩而绵韧，豆浆稠得能挂碗壁。就连我们养的鸡呀、狗呀，都沾光吃过她送的不少豆渣。老话讲，行业三苦，打铁撑船磨豆腐。豆腐奶奶偏又在三十出头守了寡。可她硬是凭着这门苦手艺，把三儿一女拉扯成人，个个送进了大学，都在外地开枝散叶，有个孙儿还定居在了大洋彼岸。

儿孙们出息了，豆腐奶奶本该享福了，可她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。她忘了回家的路，忘了我们这些老街坊，最后，忘了她自己。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，么女儿要接她去上海，二儿子要接她去成都——她不，这时候倒是异常清醒倔强，就守着桐梓县，守着黑石溪。儿孙们没法子，想想她要是在桐梓走丢了，街坊们还能很快把她找回来，要到了外地，可就没人认识她了。于是花重金请了个没出五服的实亲做保姆，又轮流着往回跑，照顾她。

起初，豆腐奶奶偶尔还能认出几个老面孔，眼神里还会闪过一丝光，但旋即又黯淡下去，只剩惶惑跟落寞。后来，那光彻底熄灭了。再后来，性情也变了，从一辈子不言不语，到突然间又吵又闹，在深夜里格外刺耳揪心。我们都明白，那是奶奶残存的意识在跟病魔挣扎。可挣扎完了，她还是被困在错乱的时空里，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。

我时常叹息：“你豆腐奶奶咋就像掉进了大雾里，走啊走啊，越走越远。我们喊她，她听不见了。”我女儿几次红着眼眶说：“豆腐奶奶的记忆咋就像一张塑料纸，上头所有的字啊、画啊、颜色啊，都被刮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皱皱巴巴的印子，还缺边少角的，再也写不上东西了。”

保姆阿姨也常跟我们诉苦：一转眼，人就不见了，满小区满大街地找，怕她掉河里，怕她让车碰着。“好在儿女们都明事理。”阿姨说，“总劝我，你尽心了，我们不会怪你。”话里头有太多的心酸跟无奈。

今天又是这样。我把奶奶送到七楼，门虚掩着，阿姨大概又去找人了。刚进屋，方才还颤颤巍巍的奶奶忽然挣开我的手，几步奔过客厅，一把抓起茶几上的遥控器，哆哆嗦嗦按开了电视。然后，她端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个刚进课堂的小学生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。

《渔舟唱晚》的旋律响起来了。那一刻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豆腐奶奶整个人像被一道光击中，枯槁的脸上有了神采，黯淡的眼里波光闪烁，仿佛有一把无形的钥匙，终于打开了她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铁门。她走进去了，走进了那个我们谁也进不去的世界。里头有什么？有灶台上烟雾蒸腾的豆浆？有儿女们小时候的哭笑声？有一个母亲最寻常也最深沉的牵挂？

《渔舟唱晚》的旋律还在空寂的客厅回响，这旋律仿佛带着某种治愈的魔力，随着一个一个城市未来24小时天气的预报，梦游般的豆腐奶奶或皱眉或微笑或撇嘴，她竟然从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奇迹般醒来！莫非是这段伴随全国观众40多年、早已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符号的音乐，也顽强地根植在了她残存的记忆里？不，我猛然明白，奶奶听的不光是作为背景音乐的《渔舟唱晚》，更是早已与这旋律融为一体的天气预报。

几行千里母担忧。那些走到天南海北甚至地球另一端的儿孙们，其实从来没有走远，他们一直生活在豆腐奶奶残存的记忆里。她记不得他们已然遥远的脸庞、声音和名字，却固执地牵挂着他们的晴雨冷暖、衣衫厚薄。